

陈财宝

三哥你匆匆地走了,如同你匆匆地来。

不幸的你童年患上眼疾,那时家里一贫如洗,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,一个阳光男孩变成了盲童。当时,你抚摸着双眼,撕心裂肺地哭,你昨天还看见过东升的太阳,路边的鲜花、飞翔的小鸟,而此刻,眼前没有一丝亮光,一片漆黑。你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。

岁月在继续,你慢慢适应了盲人生活。你结交了同龄的盲人小朋友,常常选择父母不在家的时候,带着盲人朋友来家里玩。你们快乐地聊天,时而嬉笑打闹,好不开心。面对残酷的黑暗世界,你依然能从容地享受童年的乐趣,我常坐在你的身旁,分享着你们的快乐。有时你还和他们摔跤,看谁的力气大,玩累了,你到厨房的水缸里摸出几根年糕,在火缸里煨熟了,分给朋友吃。当然,你也不忘分给我一根,叮嘱道:别对家里人说。

后来,你变成了一个虎背熊腰、身材高大的小伙子,我们六兄弟中,数你最强壮。为了生活,你学会了“唱新闻”(一种民间说唱艺术),在内河的航船上挣钱。但随着公路交通的发展,内河航运渐显萧条,你无奈改行学算命。学会算命后,你一根竹棒,风雨兼程走四方,你的大脑里似乎有一幅高德地图,你手中的竹棒则是鼠标和传感器。借助竹棒,你能走弯曲小道,也能翻山越岭,在你面前,没有走不了的路,没有过不去的坎。你去奉化,甲吞大姐家,你去横溪孔家潭二姐家,如同你在家中走一圈那样容易。你还对我说:“我去过你宁波的家。”也许当时我还太小没留下印象。一个山里的盲人能跨越七八十

# 我的盲三哥



缤纷时节

钱钢 摄

里路,去人生地不熟的城里找到我的家,真是超级的不容易。有一次,你笑着对我说:“你小时候是我抱大的。”浓浓的兄弟之情溢于言表。你是一个坚毅、睿智、不辞劳苦、有责任心、有担当的好男人。你拼命地挣钱,把三个儿女抚养成

人,成家立业。这对健全人而言,也是一副十分沉重的担子,当然,三嫂也功不可没,你有一个能干的贤内助。不经意间,你的孙女、外孙女都到了待嫁的年龄,你即将做太爷爷了。岁月不饶人,你老了,头发白了,饱经风霜的脸上愈显沧桑。这

身’这样的事件,被害人除了看到钱的‘赔偿’之外,不曾想到‘人格’的尊严,当然更不曾想到怎样运用法律的手段来保护自己了。”他还说,“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讲究气节的民族,懂得人格无价,千万不能为五斗米折腰;要在各种侮辱面前站起来,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,捍卫自己的独立人格!我们需要稳定,需要团结,我们欢迎合作,欢迎投资,但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人的国格和人格,这是不能含糊的”。类似这样一针见血的文章,选集里还有很多。

我与冯老只见过一面。那年,冯老等上海新闻界三位前辈来宁波日报社,时任副总编辑沈长根把我们理论评论部几个人叫去陪同。冯老那时已八十多岁了,身材虽不高大,但看上去鹤发童颜,精神矍铄,只是耳朵不太好(戴着助听器),交谈时平易近人。由于时间关系,那次并没有多谈。

2003年,我把前些年发表在各大报的时评集结起来准备出一本书,托人请仰慕已久的冯老为集子作序。冯老一听是宁波日报的编辑,欣然答应。没过多久,一篇手写的近900字的序言就托人带了过来。在这篇题为《石在,火种是不会灭的》序言中,冯老有甚多的鼓励和鞭策。他说,他一生向往太史之简,董狐之笔,很希望报纸上多一点声音,发聋振聩,砥柱中流。书出版后,我给冯老寄去了样书,并表达了我想赴上海拜谒致谢的意思。冯老在给我的回信中说,他在医院住院,不方便见面,他希望我在报纸上多为人民群众鼓与呼。之

只得一个待在门口,一个去找父亲——只有父亲来了,鹏哥哥才能脱身。

暑假结束,父亲的拖拉机带回了我们,也带回了鹏哥哥。在父亲的动员下,鹏哥哥跟我们回家,与我们一起上学。到家后,父亲给鹏哥哥的名字里,加上一个“志”字。父亲说:“这个志,是有志气的志,希望你有志气,能争气。”

转眼,十年过去了,父亲和他的战友都快退休了,哥们几个虽不像以往走得热络,但仍有联系。又是一个征兵季,鹏哥哥和我弟弟,以及葛叔的儿子,都入伍当了兵。

其间,汪伯伯过世,随后,父亲,一夜间也走了,安葬在后山。那段时间,葛叔经常去看父亲,也不来我家串门,直接拎着酒去了后山。葛叔也老了,几瓶下去就会醉,父亲不在,谁也劝不动他。葛叔喊着“我要陪我哥”,一头栽下去,睡在父亲墓旁,整夜整夜。没多久,葛叔离世了。

时间过得真快呀,一晃,又是十几年。十几年来,每年清明,葛叔的家人,总会来父亲墓前,扫墓;每年春节,我们也会去葛叔家,拜年。父亲和葛叔虽都不在了,但两家人的情谊,还在继续。

只是汪伯伯一家,好久没联系了。只是汪伯伯一家,好久没联系了。只是汪伯伯一家,好久没联系了。只是汪伯伯一家,好久没联系了。

些年,你不再四处奔波,吃素诵经,极少走出家门。虽然,你也知道这么多年来山村的变化,但是,你看不见村后的白岩山上,有一条鲜花盛开的、被宁波市民称为最美的风车公路;你看不见你曾经走过无数次的鹅卵石小路边上的小溪,变成了碧波荡漾的金峨湖,成为鄞州区横溪镇旅游的一张靓丽名片;你看不见村外桥头岩处一幢幢崭新的二三层楼房拔地而起,慢慢地形成道成否新村;你看不见过去“摸六株”(种水稻)的第二代第三代的少数人,开工厂、办公司、成了老板,开上了轿车……

近几年你的听力出现了障碍,而且每况愈下。今年春节我去看望你,无论我怎样大声叫喊,你安静地坐在床边无动于衷。三嫂过来拉起你的手,在某个手指上按了一下(自设的暗号),你惊喜地叫了起来:“小弟,是你呀!”几乎同时,我们都伸出了手,两个老男人,两个亲兄弟,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。兄弟的感情,血脉的亲情,在紧握的双手中默默交流,我们彼此都感到温暖,任凭时光静静地流淌,我们都没有松手。此刻,无声胜有声……但我万万没有料到,这竟成为我们生死离别的一次握手。

三哥,你走后,亲人们一片悲戚。我想起你坎坷的命运和艰难的生活路程,一股辛酸涌上心头,眼眶禁不住溢出了泪花。三哥,你在天堂不会孤单,你会和血脉相连的大哥、二哥、二姐一起,过着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,一起听邓丽君优美悦耳的歌,一起看嫦娥跳婀娜多姿的舞,一起品尝吴刚捧出的桂花酒,一起欣赏马季与师胜杰合说的相声……

三哥,在天堂你能看到繁花似锦,因为天堂没有残疾人。

后,我又去信想当面致谢,并准备好了宁波特产蟹糊泥螺茶叶。过了好久,冯老才回信,说他因身体原因在乡下休养。我知道,冯老是不愿意我去谢他,只希望我多担当一些新闻工作者的职责。未能当面向冯老致谢教诲之情,是我的一大遗憾。今天写下这些,表达对冯老的深切怀念。



杜牧《清明》  
(方向前 书)

# 逝者如斯(组诗)

王存政

## 想念在天国的亲人们

又这么陷入沉默,  
想念在天国的亲人们:  
爷爷,奶奶,父亲,子玲表姐……  
想念我们围坐在一起,说最亲的方言;  
想念从小的玩伴王建荣和王新迎,  
拔猪草,滚铁环,跳方格……  
想念我在多浪河畔,做了一个梦:  
每一座墓地都是花园,五颜六色,  
每一朵花蕊上面,都有一颗露珠,  
纯良,晶莹,微微颤抖着  
滚落在……我的  
……眼窝。

## 去往墓地的路上

每一个景象都可能触动心弦:  
阴雨连绵,油菜花刺眼,  
砂石路比平日更颠……  
忽然想起那个夜晚,  
爷爷和我聊起月亮:  
凭什么叫月亮漫游天空兀自高悬,  
凭什么叫月亮总能升起,  
无论阴晴圆缺,  
无论地平线还是海平线……  
爷爷是有文化的文盲,  
而我正当聪慧的童年。

……忽然想起那个夜晚,  
爷爷和我聊过的那一轮月亮,  
阴晴圆缺,兀自高悬,  
是每天每晚所有的月亮,  
是天上地下统归于它的月亮,  
也是完全不同的……月亮。

在去往墓地的路上,  
那轮月亮一直俯视着我:  
澄明,深邃,爱怜,慈祥。  
尽管……五十年……过去了,  
我已经两鬓斑白,满脸沟壑,  
我的泪水依然止不住涌出,  
一片波光。

## 海葬

这艘船放慢了行驶,  
越来越慢……越来越慢……

卢纪芬

春分已过,清明将至。  
我想起家乡一座最高最荒凉的山峰——玳山墩(音释)。山顶全是石岩,不长草木。夏如火,冬封雪,雷电风雨更不必说了。莫论人迹罕至,便是飞禽走兽也不敢栖息做窝。

令子孙后代想不到的是,我村几代太公恰恰安葬在玳山墩。每年清明节,子孙们轮流去扫墓。轮到一房门人家,多的有十几户,少则七八家。规定要做三十厘米见方的大麻糍,以及烤黄鱼、烤大白虾、烤花生、烤黄豆,两荤两素。另备香烛、冥锭等。男人们在黎明时分驮着这些祭品上山。

玳山之巅,鹤立鸡群般被众山簇拥着——要先登上别的山头,往上爬,才是玳山,然后再攀登到达顶峰。祭祀完毕,回到村里已是傍晚。

辈分高的人家可以分到一张大麻糍。我童年时记得分来过两次,祖母将它切成十六块普通大小的麻糍。滋味普通,就是大得离奇。这么吃过两年,以后就没有了。到了清明节,就在老祖堂里供一桌羹饭,意义一样,表达不忘祖宗。

到玳山墩祭祖这件事,连同攀上山去的这条路,从此湮没在岁月中。

但每到清明节我总会想起玳山来。猜想不出太公们归宿在险峰是何用意?而且联想到我的舅公(祖母的小弟),他却葬在地势最低的海边山脚下的沙滩里。

在我上学后,祖母告诉我舅公的故事。那年,舅公二十岁,一表人才,文墨出众,在上海一家印书房工作。可恨日本飞机扔炸弹,炸毁厂房,炸死了舅公的女友。舅公失业加失恋,悲愤成疾,水米不进。朋友送他到我家养病。我祖父本是中医,诊治一段时间无效,就先后请来几位名医,又送他到宁波治疗,怎奈伤得太深,无力回天而亡。

既未成家,就地安葬无妨。但

——多空旷啊,荒天擇地。  
——不,这里是海,没有荒地,海水鼓荡,一层层深下去,深到没有声音,深不可测,深不见底……

谁的眼泪在飞,  
哭诉如雨。  
——多空旷啊,荒天擇地。  
——不,这里朝阳彤红、明月皎洁,  
海潮一波撵着一波,  
传递思念的讯息。

……这艘船放慢了行驶,  
停下来了……停下来了……  
方舟如锚,系紧潮汐,  
——多空旷,多空旷啊,  
我的眼泪在飞:  
如何才能安放,  
这一波撵着一波的悲伤,  
大海般无边无际,迢迢无期……

## 生命树

我没有想把这座树的部落,  
写得高大。  
已经记不清都是些什么树,  
朴树、香樟、广玉兰或者桂花,  
在五乡镇仁久村以北,  
山峦起伏的同泰嘉陵树葬区,  
这一片树木森然挺拔,  
——特别、特殊的挺拔,  
挺拔极了。  
也可以说巍峨、蓬勃,  
又隐隐感觉疏离、苍茫……  
牵念不绝如缕,  
至亲至爱,却难以抵达。

我没有想把这座树的部落,  
写得高大。

这一片生长中的树啊,  
朴树、香樟、广玉兰或者桂花,  
却不是树——  
绿草之上,蓝天之下,  
我的眼前我的心中,  
每一片树叶,都在细语,  
每一根枝条,都在描画,  
悲欢和生命相映相融,  
真挚,温润,世代芳华。

坟地是要买的,只有到海边一座叫见龙头的山脚下,那里有一座潮水淹不着的沙滩,祖母作主,就葬下去了。

沙滩之上的山坡因为向着海面,大树不长,只有杂竹杂草、老藤等低矮植物。第二年,惊蛰一过,雷声催笋,坡上的小竹、小笋都从沙滩上冒出来。舅公坟地竹子不大,笋却出得粗壮。往年这里是一垄黄泥加黄沙,光秃秃的。村里村外人于是都知道,原来这里葬着一位上海来的舅公,拗笋者都止步。

到我跟着祖母于清明节去拜祭舅公时,这里已是一片竹林了。我一言不发,坐在林边角落里哭泣。祖母说:“以后若是我不在,你就不要再来祭坟,你舅公不会住在这里的,他是要去上海的。”

祖母疼我养我二十年。在我二十岁那年的暑假,祖母主持嫁出了我后,即病倒。我父亲送她去上海治疗,为时已晚,第二年正月就逝世了,才六十三岁。现在六十多岁的奶奶辈,尚存青春年华相。我祖母是积劳成疾!想起与祖母相依为命二十年,不管清明不清明,我泪如雨下。我来不及报恩,确切地说,还不懂报恩,老人家就去世了。

我外婆也是六十三岁走的,我认为她是因为外公和舅舅同

时患霍乱去世,过于悲伤损了寿。那是上世纪40年代,突然间村村都有人上吐下泻,外公与舅舅同时感染,情况危急。我妈妈得信,挟起襁褓中的我奔出门去,祖母追出来夺回了我。承蒙一位村妇收我做三昼夜的女儿,让我吮她乳汁,给我添屎换尿布,直到我妈妈送外公、舅舅下葬回来。

要是现在,各种恶疾都有预防,即便发现苗头,也会立刻集中医力救治,哪里会在几天之中倒下那么多人啊!年年清明,年年扫墓。墓字当头,触动泪腺。我已有十几年没去长辈墓前拜祭了,但当我坐在家里,就是边回忆边流泪。

# 一件憾事

李国民

这些年,每当清明时节,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新闻界泰斗、著名杂文家、《新民晚报》原副总编辑冯英子先生。屈指算来,冯老驾鹤西去已近10年了。15年前,已是九十高龄的冯老为我的拙作《直来直去》作序。书出版后,我一直想去上海拜谒冯老,终因冯老身体原因,未能如愿。这成为藏在我心头多年的一件憾事。

冯英子1915年出生于江苏昆山,1932年“一·二八”淞沪抗战爆发,年仅17岁的他将日机轰炸昆山的情况写成约5000字的文章发表在《吴江日报》上,从此开始了新闻生涯。他曾经采访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,如上海“八·一三”之战、南京大屠杀、重庆大轰炸等,担任过10多家报纸的记者、编辑、主编、社长,是我国著名新闻工作者、杂文家、社会活动家。他去世时95岁。曾有人问冯老:“您长寿的秘诀是什么?”冯老说:“这是因为那些针砭时弊的见解,都通过文字发泄掉了,所以剩下的就是快乐!”这句话,与他经常自嘲的“哀莫大于心不死”,都别有一番意趣。

我年轻时喜欢看《新民晚报》,当时有两位作者的文章是必

看的,一是林放(赵超构)的“未晚谈”,一是冯老的杂文。冯老熟谙古今中外的历史和文学,尤以杂文闻名于文坛和报界。他的文章引经据典,针砭时弊,文笔犀利,见解独到,看后使人痛快淋漓,常被他的一身铮铮铁骨所感染。这也是我日后爱上时评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我的书架中收有一本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冯英子杂文自选集》,282篇文章,多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所作。文章通过说古论今针砭时弊,对现实生活中的不良现象进行无情抨击。他在自述中说,这是心灵的呼唤,是良知的体现,是一个知识分子向读者敞开心胸。1994年,冯老在《沦落的人格》一文中写到:最近一个时期,合资企业或外资企业侮辱中国职工之事,时有发生。有的抗拒中国法令,公然抵制中国的工会活动;有的将职工列入动物笼中,视如猪狗;有的对职工强行搜身,甚至对女职工进行裸体搜身……听到这些混账事,能不使人之为之血脉偾张!他在分析为什么在我们这里经常发生人格沦丧的事后写道:“我读这样的报道时,常常有一种‘皇帝不急太监急’的心情。仔细归纳到一点,是许多人的素质越来越低下,实在穷怕了,一切朝钱看。因此,即使碰到像‘裸体搜

# 父亲和他的战友们

徐巧琼

从小,我就知道,父亲有很多战友。

父亲当过五年兵,同一地区同年入伍的,有二十几人。部队里,大家渐渐熟稔,回乡后,彼此走动,这样就成了好友。

常来串门的,是葛叔。葛叔比父亲小一岁,成天笑嘻嘻的,从不在我们小孩面前拿大。但葛叔好酒。村里人热情,每次葛叔来我们村,父亲的隔壁邻居、弟兄侄儿们,总要拉着葛叔,去他们家喝上几口。而酒,正是葛叔的最爱,于是,从“就抿一口”开始,到满地酒瓶子告终。喝过酒的葛叔,再不是平时的葛叔,喝过酒的葛叔,力大如牛,谁也别想把他从酒桌上拉走,除了我父亲。

葛叔最听父亲的话,只要父亲一到,轻轻说上几句,方才还脸红耳热的大黑牛,即刻就成了俯首帖耳的小绵羊。一口一个“哥”,乖

乖跟在后面。

最好玩的,是汪伯伯那儿。汪伯伯比父亲年长,退伍后返乡,靠海而居。1992年的暑假,汪伯伯包了海塘,招呼我们过去住几天。

父亲开着拖拉机,载着母亲、我和弟弟,还有一只猫,从宁海的最西边开到最东边。在时速20公里的拖拉机上,我度过了平生最漫长的一天。但随后接连不断的惊喜,足以冲淡路上的乏味。

大片大片的棉花、西瓜,还有韭菜,满网的鳊鱼、箭鱼,以及日复一日的涨潮落潮,给我们带来了乐趣。接下来的日子里,我们还结识了汪伯伯的儿子——鹏哥哥,从此,跟着他,撑船、游泳、钓鱼、采野葡萄、抓红钳蟹。

只是,鹏哥哥并不总是有空,有时,他还要忙着躲避他爸。鹏哥哥成绩不好,而汪伯伯脾气暴躁,成绩不好的鹏哥哥,遇到脾气不好的汪伯伯,结果可想而知。所以时不时我们会听到鹏哥哥的惨叫声,